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是残雪的消融，绽放了春天的容颜。

山坡上，沟坎沿，那片片积雪日渐消瘦，背阴处，往日沉积下的清莹的雪，变成了苍白色，残雪不再是粉尘状，而是浸满了润润的水渍。同时消融的，还有那小河里的坚冰，冰封的河面裂开一道道缝，破裂着，融化着，终于使小河流淌成一首潺潺的歌。

整个大地，都变得松软起来。春日融融的日子里，你能看到湿润的地面，蒸腾着如烟如雾的水汽，迷蒙，似姑娘家娇柔的梦幻；再走向那条小河，你会看到河流里的鱼儿逆水而行，摆动出一朵朵如花的涟漪；河床的水草在绿莹莹地向上生长，河岸边，许多知名不知名的小草，正悄然地钻出地面，探头探脑的，像一些顽皮的孩童；村姑们开始到河边浣衣了，话语伴着河水一起欢唱，她们要洗去一冬的垢渍，要洗出春天里那一份美好的心情。

然而最美的还是春天的阳光。冬天的阳光瘦悄而冷峻，如一个吝啬鬼，舍不得送出自己的温暖。春天

的阳光则不同了，起初，它还显得懒懒洋洋的，因为它刚刚睡醒，才翻过一个身，从冬天的寒冷里。渐渐地，它恢复了生机，似乎每一块皮肤都发着亮光，每一根毛孔都散发着热量。

它的温暖，唤醒了树木，催亮了山峦。

河岸的柳树，开始变软、变柔，泛亮、泛绿，很快，鹅黄的“媚眼”就缀满了枝头，悠悠地飘着，逸着自己轻盈的梦。高大的白杨树，则泛出一种白绒绒的绿，枝头吐出包鼓鼓的叶蕾。当柳枝上生发出嫩绿的柳叶的时候，满河岸都滚动着一种水浪一般的绿，这时，黄鹂就叫了，它是柳的精灵，它那轻快而又锐利的鸣声，把春天划出一道道亮丽的色彩。当白杨树的枝头，吐出了那一条一条的“毛毛虫”的时候，喜鹊开始筑巢了，春晨，你行走在小路上，就会

春日物语

□路来森

看到路边的高树上，一对对的喜鹊，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一边飞动着衔枝筑巢，它们在为自己的“生育”做准备，生命的希望在春天里飞翔。

在起伏的山野，最先回报阳光的，是向阳的山坡。当一切都还清冷着的时候，那儿的嫩草就已钻出了地面，仰着脸，向人们报道春天的消息。继之，山上的角角落落，各种各样的草木都破土而出，春山灼灼，山变得亮丽起来了，满山上都布满了春天的喜悦。很快，杏花开了，桃花开了，各种各样的草花也次第开放，春山泛起了多彩的笑颜，捧出了自己最美丽的名片。这春意的喧闹，让人想到古人淳淳的风情：“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

要是来一场春雨，那就更好了。湿淋淋的乡野，空气里流满了草香、花香。一觉醒来，那春晨的氛围，直把你逼近诗意

的境界里：“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转眼间就到了清明。山上多了牧牛的农夫，放风筝的孩童。农夫们牵着牛，悠哉悠哉地走在山坡上，有时，就会信手把牛撒在山上，装上一袋烟丝，大口大口地吸着，看上去倒不像是吸烟，而是在吸纳春天里那清新的气息，好为即将的春耕，蓄满一身的力气。孩童们牵动着风筝，时放时收，任风筝在空中扶摇翻飞；有时，风大线紧，风箏忽然断了，于是，一群孩子便满山上追逐着奔跑，把天地欢腾成一片明丽。

村庄的上空，好像也变得温暖了，村子里洋溢着一派轻松和愉悦。烟卤里的炊烟，袅袅地飘着，在晴空里散逸开，像是洒下一片祥和的瑞气。

已是到了换衣的季节，农人们大多换下了冬日的棉衣，也换下了一冬的慵

懒。

田野上，有农家在耕地了。两头黄牛拉着一张木犁，缓缓地在地地里走着。扶犁的壮汉摇晃着左臂，随时掌握着耕犁的平衡，右肩上拖着一根长长的打牛鞭，嘴里不停地“呖里阿拉”地喊着，有时就挥动一下鞭子，但并不真正地打在牛身上。帮头的一定是他的婆娘，她不时地回回头，极力想和丈夫保持着平衡的步伐，一条红红的头巾随风飘着，像是飘着一种红色的信念。

耕犁下的泥土翻卷着，波浪一般推进，新鲜的泥土的气息，在空气里洋溢，融入农人的汗水里，沉淀进未来的希望里。

当一串串的青碧的榆钱，摇曳在榆树的枝头的时候，时令就进入暮春了。这个时节里，在古人那儿，总会怀抱了一腔惜春的愁绪，似乎那绵绵的青草，也贮满了渐行渐远的离愁。在今人的心中，也多了一份眷恋，多了一份依依。好像春的明媚还没有赏足，春的味道还没有品够，春之美还没有好好地把玩。

唉，惋惜就惋惜吧，留恋着，留下一种美好的希望，好在还有明年的春天呢！

新时代贺新年（外一首）

□陆震日

政府息鞭炮，
新年净亦悄；
红梅争燕色，
童叟乐陶陶。

雪

漫雪飞扬四五天，
江津雾锁也无船；
琼楼玉树冰千里，
梅傲枝头数点颜。

行香子·春夏秋冬

□刘球生

行香子·咏春

几度东风，芳卉人间。
雨扣弦，雷唤尘娟。
桃红妖艳，翠柳悠悬。
赏梅花雪，春花艳，百花鲜。
晴光四月，油黄夺目。
肺鼻开，戏蝶翩翩。
东西蜂拥，游语妍欢。
看一尘景，满尘色，秀尘仙。

行香子·咏夏

几缕清风，绿柳悠肩。
茂林荫，蝉扣音弦。
鼓蛙鸣乐，荷美蜻蜓。
看蝶儿舞，鸟儿闹，水儿潺。
曙光六月，风姿艳展。
胜春还，柔貌容仙。
玉波妖娆，丽影翩翩。
愿景长留，美长久，风长娟。

行香子·咏秋

银桂香浓，霜叶斑红。
斜阳下，人字飞鸿。
菊篱花梦，兴赏秋宫。
醉七分姿，三分色，九分容。
茫茫田野，金黄谷壮。
熟果尝，玉米橙璫。
棉桃雪旺，登实年丰。
满怀心畅，乐心上，喜心中。

行香子·咏冬

瑞雪飞扬，目览清操。
严寒霜，冰蕊藏娇。
骨姿玉貌，独领风骚。
共赏冬景，梅冬傲，盛冬涛。
琼花银树，光环星耀。
一马川，彻白云霄。
凡尘洁雅，奇观妖娆。
看北风老，东风到，惠风描。

无题

□周 凤

已走过流年
不再害怕青春易逝
不再畏惧容颜易老
只要在最好的季节
绽放自己 已是最美
在天寒地冻的雪夜
静下心来 倾听一朵雪花
盛开的声音……

春 韵

□蔡同伟

迎春花

众多的号手
集结于山坳
踏碎料峭寒意
昂首挺立战壕
嘀嘀嗒嗒吹响
曲曲清亮音调
欢呼严冬的溃败
庆贺新春的驾到

春雨

丝丝缕缕
滴滴串串
织成轻曼的细纱
披在小河胸间
织成晶莹的珠帘
挂在农家窗前

淋淋漓沥

柔柔软软

洒在广袤的田野

润绿麦苗容颜

洒在复苏的果园

灿烂桃花笑脸



腊梅迎春

汤青 摄



春花



狗年大吉

苗青 摄



雪未央

周文静 摄

旗袍秀

□臧玉华

“秀”从词性上可做形容词和名词，用做动词是近些年的事，比如秀一下，这里的“秀”就有展示之意。

公司“春晚”，其中一个节目就是“秀”：手擎油纸伞的七位女子，流连于满池荷花的盛放，踩着“梦里水乡”的节奏，步态款款，笑意盈盈，演绎着旗袍的美。由于人众，旗袍花色旖旎，原本旗袍伴古筝的节目，有喧宾夺主之势。

秀旗袍，其实也是秀身段、秀气质韵味和东方女性的美。说到身段，就有些羞愧，身高不足 160 的我，体重是 110 多斤，舞台走步，过意不去，和工会副主席说：如果有人实在凑不齐，我就充个数吧。

副主席是个执著而认真的人，她建议我每天跳绳 2000 下，说身边就有例子，谁谁坚持跳绳瘦了足足二十斤。我在初始还信心满满，大约跳到 200 下时，便打消跳绳减肥的念头，因为脂肪动荡不安时，心脏扑通扑通的，像奔突着寻找出口，并且肺也和我抗议着。

于是，我打算节食。可节食更难，

故地流光处 溢彩照人还

□陈玲珂

央视春节期间连续两晚在“新闻联播”中播放各地欢乐春节喜庆场面中，有本地的一处灯光树影画面。那两天朋友圈内尽是快讯加喜讯地宣传。虽然我是逢着便点赞，但没觉得特别地兴奋。相比较播放的其他几个城市，感觉我们这处除了是“功夫活”之外，并没体现出本地人文和地域特色，比如我们这里的大型雕塑艺术，更能反映出城市的产业特点；比如湿地广场等，更能反映出区域特点。而这处灯光树影，除了亮堂就是亮堂。

镜头中的景致，是本市中心两处约有七八公里，将沿街两侧的梧桐树全部缠绕了灯珠。

确实是件功夫活，别说有几百近千棵的数量，就那几十年的老梧桐纵横交错的枝干，一圈圈地缠绕下来，也是件磨性子的活儿。

其中的一处就在我所居住的小区，是回家必须要经过的单车车道。节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家打那道上经过，看到有人站在作业车辆伸长的吊臂上忙碌，有时是三四辆车同时两边作业，当时并不知道是做什么，只觉得此处每天堵车太让人焦急与烦躁。再加上那几日大雪和雪后道路积雪，更是免不了有“尽干些劳民伤财事儿”的牢骚！

由于节前忙节日子里住爸妈那儿，基本上忽略了这处风光。即便在好友处和朋友圈得知“新闻联播”的报道也没激发多少热情。近几日，晚间时分走过这条道，置身“流光溢彩”之中，

惹祸的“信息”（小小说）

□何荣芳

“好久没有联系了，挺想你的。这是我新换的号码。”

晚饭后平子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你是谁？”平子在树底下站住，月光透过斑驳的树枝窥视她。四十岁的平子依然少妇般皎洁丰盈。

“我是清乐呀。你怎么连我也猜不出？是不是又有新欢了？生气！”

“哦，是你呀。你好。”平子礼貌地回道。

“你又一个人在河堤上散步？”信息又来了。她刚刚和在外地工作的老公通过电话，告诉他自己在河堤上。晚饭后到贵城而过的河堤上散步，是她多年的习惯。身边不时有牵着手、捧着胳膊的情侣擦过，她很羡慕他们是。

“是的。你有什么事吗？”

“就是想你了。”平子突然觉得手机有点发烫。这个叫清乐的男人，十年前是她的同事，那时他待她挺好的。平子的老公一直怀疑他俩暧昧过，常常拿他说事，就连在床上办事的时候也说。平子觉得是个折磨，对这个人唯恐避之不及。

“没什么事就不要聊了吧。”

“我不想我吗？我们在一起时那样好。”

“哪样好？”平子有些气恼，开始往回走。

“和我……你不快乐吗？我记得你说很快的。”

平子气血上涌，哆嗦着手把电话打过去。电话那头却立即切断了。

“不方便接。她在。”信息随即便来了。

平子揣起手机拉着脸快步向家

走，没有心思散步了。月光被丢在水面上。昏黄的路灯下，她拖着沉沉的身影。

手机信息的“叮当”声不时地响起，她回家关上门丧气地瘫进沙发里。等到她再次打开手机的时候，信息已经存了十多条。有赞美，有思念，有含糊其辞的回味。

平子上床后给对方回了一个信息：“太晚了，睡吧。”

可是对方的信息还是不断地来，像驱不走的苍蝇。平子乏了，只得关了手机。

此后的两三天，“清乐”的信息还是时不时地来。内容已不满足于思念，已经在用商量的口吻和热切的期望向“开房”迈进了。平子隐忍着。

周末老公回家了，矮墩墩的他，一副身心疲惫的样子。平子给他炒了一桌子他爱吃的菜，拿出了他们家珍藏的最好的酒。等到老公吃得差不多了，坐在老公对面的平子拿出了手机，认认真真地拨了清乐的电话。

老公的包里突然响起了她喜欢的彩铃声。老公吓了一跳，一粒花生米没能送进嘴里，滚落在桌面上。老公歪着头扒拉着碗碟寻找着。

平子按掉了电话，转身回房。她站在昏暗的窗前，闭着眼，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我早就知道是你，因为我和清乐从来就没有暧昧过。

平子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笔和纸，把它们郑重地送到老公面前。矮墩墩的男人目光聚到纸上，赫然看到“离婚协议书”几个大字，他吃惊地抬起了头。

平子的眼中含着泪，脸上的表情却很果决。